

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

译文集

第二辑

(内部参考)

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历史室编

一九七六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一、噶尔丹自传攷证

(日) 羽田明

△ 二、关于《秦边纪略》的嘎尔旦传(摘译)

25-34页

(日) 内藤湖南

三、《秦边纪略》的嘎尔旦传

附：有关专论噶尔丹的论文索引

前 言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蒙古族厄鲁特历史，我们拟选译和选印一些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论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历史资料译文集》，每辑基本上围绕一个专题，并附上有关参攷论文索引，供研究、批判时内参攷。

这是一份内参攷资料，所选译文，有些尚有一定史料参攷价值，但绝大部分都渗透了帝、修、反的反动观莫。特别是近些年苏修的文章，更是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此项工作系初次尝试，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见到此资料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使我们不断提高译文和编辑质量。

引用所载译文时，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日本) 羽田明

噶尔丹与清朝英主康熙为争夺对蒙古的霸权的斗争进行长达十年之久，最后这位草原的风云儿由于武运不佳收死在阿尔泰山中。关于他的晚年情况，在《钦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中，清朝方石的记录是可信的，大体上详细记载了它的始末。但是关于他未公开与清朝为敌前的经历，误传和讹传很多，令人无所适从的地方也不少。笔者在为纪念石滨先生七十寿辰的一九五八年《东洋学论丛》上发表的《噶尔丹传杂改》一文讨论了两三个这类的问题。试图弄清楚从噶尔丹的出生到他统一準噶尔王国为止的事迹。本文除对此加以补充和修订外，附带再对他共后的活动，特别西方拓境活动到准备好入侵蒙古为止的主要事件——特别是编年——进行探讨。关于1644—45年是他的生年早已不成问题了，因而将从必须补订的他的系谱问题开始。

一. 噶尔丹系谱

钦定皇与西域图志卷四十七，杂录一“準噶尔卅世系”条内有：

绰罗斯居……巴图尔琿台吉为第十四世。

巴图尔琿台吉第五子僧格。弟噶尔丹袭位。

传僧格长子策妄阿拉布坦。第十六世。(A)

这条叙述了所谓準噶尔王国的中心势力绰罗斯卅酋长的继承关系，同时在第十五世旁支内又列举了巴图尔琿台吉的儿子们：

車臣、(卓特巴)巴图尔、卓里克图和硕齐为僧格兄 温春多尔济扎布。布木。朋楚克述什。鄂春。达尔玛。班第里为僧格弟。

(B) 钦定西域同文志。卷之七“天山北路準噶尔卅人名”记载也没大差别。上列十一人里加(A)里的僧格之弟噶尔丹，即为十二人。为方石，西域图志卷首一、天章一、“準噶尔全卅纪略”里写道：

巴图尔琿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曰僧格。策妄(阿拉布坦)之

父。六曰噶尔丹博硕克图。

帕拉斯 (P. S. Pallas) 也传说，巴图尔琿台吉有九妻十二男二女。(1) 巴图尔琿台吉有子十二人，更正确些说，有十二个男儿更符合事实。我在前文里，把巴图尔·乌巴什·丘编流传下来的东西误以为巴达里 (J. F. Baddeley) 的了，按照伯希和的说法，事实是只在波兹德涅夫由钦定外藩蒙古回王公表传卷之八十一、“青海厄鲁特王总传”引用的系谱里长幼顺序不同而已，除鄂春外，十一子(男)的名都列出了。(2) 这是因为《元元表传》里，缺少鄂春这个名字的原故。而把车臣 (Tsetsen—khan < Säcän—khan) 当作长子，无疑是把巴图尔琿台吉长子车臣与同名的和硕特下的鄂齐尔图车臣汗混淆在一起了。这是沿袭了波兹德涅夫的错误。(3)

此外，秦边纪略噶尔丹传里写道：

把都儿生六子。曰积缺^{亦作七庆}。曰卓罗火烧气。曰

把都儿司。曰宛冲。曰僧格。其幼则噶尔旦。积缺或七庆即车臣、卓罗火烧气即卓里克图和硕齐、把都儿司即卓特巴·巴图尔、宛冲即温春。这是不必加以说明的了。同传里作为巴图尔琿台吉之长子，还有的地方列举集贝的名字。应按照内藤博士的说法(4)，大概集贝是积缺的对音，是集见之讹。还有，帕拉斯当作噶尔丹最小弟之传说的丹津和阿海(5)二人，是噶尔丹的从兄弟(6)，而不是巴图尔琿台吉之子。被矢野博士错误认为是噶尔丹弟之罕都、阿拉布坦，不过是上述的丹津的孙子而已(7)。

其次，关于这十二子的长幼次序，世系(B)和表传都认定车臣是长子，卓特巴·巴图尔是次子。噶尔旦传里，车臣是长子这一类是相同的，而卓特巴·巴图尔是第三子，这又是不同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不仅同文志里注明此二人是僧格的哥哥，而且《朔漠方略》(参照后段13页，说他们是僧格的异母兄。认为他们比僧格年长，认为车臣是长子、卓特巴·巴图尔是次子，

恐怕可以吧。冯秉正的书里说僧格是长子（参照次节），1722—23年间出使策妄阿拉布坦幕廷的温科夫斯基的报告也这样讲，是很难令人置信的^⑧。

丕系(B)里为第三子，表传里为第四子、嘎尔旦传里为第二子的卓里克图和硕齐是僧格的哥哥，大概不会错吧。藩下要略卷之九、厄鲁特要略一、康熙十三年这条里（参照后段14页）记载着他是卓特巴·巴图尔的弟弟。在嘎尔旦传里作为第二子或系错误但总之是居于这样的关系，即或者是丕系(B)里所说的第三子，或表传里是第四子，或如班达里在表传里当作第三子，而在丕系里又是末子——或者至少如同文志里注明的是僧格的弟弟，这个问题必须以后才能解决。

温春在嘎尔旦传里是第四子，表传里是第五子，而在蒙古游牧记里又传说是噶尔丹的幼弟^⑨，藩下要略卷之九，厄鲁特要略一，康熙十七年条里写道：

是年。噶尔丹弟温春台吉。附噶尔丹表入贡。姑且不论顺序，温春是僧格、噶尔丹兄弟之弟是不错的，不能把他说成是僧格的哥哥。张诚所说的温春是长孙一矣（参照下节）原不足信。

全下纪略，丕系(A)、同文志、嘎尔旦传都把僧格作为第五子，在表传里如果把有问题的温春除外，僧格仍然是第五子。僧格是第五子恐怕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这样看来，剩下的问题只是卓里克图和硕齐与班达里的顺序问题。归根结底，岂非正如表传那样，应把班达里作为第三子，卓里克图和硕齐作第四子吗？蒙古游牧记里记载班达里随着哥哥卓特巴·巴图尔移居青海，而且班达里之孙車木伯勒继承了绝嗣的卓特巴·巴图尔^⑩。这是有助作这种推测的。

不过，僧格是巴图尔璦台吉的第五子即使是确实的，也不能由此直接断定噶尔丹是第六子。因为，僧格的生年传说是1630年左右^⑪，与噶丹相隔十四—十五年，在这段时间连一个弟兄也没出

生是难以想像的。世系(A)和同文志里，只说噶尔丹是僧格之弟，都是正确的。全卅纪略、表传、噶尔旦传以及帕勒斯等都说此二人是直接的弟兄，从方略等文献看来，他们无疑是同母弟兄⁽¹²⁾。所传的十二子的顺序之所以不一样，可能是由于传说不同以及误传造成的，而把他们同母弟兄一概总括而论岂不也是其理由之一吗。噶尔丹（正确些说是僧格）的诸弟顺序问题，很遗憾，还没有能据以作出判断的材料。

注：

1) P. S. Pallas, Sa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 1, Th. S. 39.

2) J. E. Baddely, Mongolia, Russia, China. Vol 1. Appendix. Genealogical Table G. P. Pelliot, 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 Kalmouke, 1960, p. 20-21, 25. 只要参照一下，国朝著献类徵初编，卷首之九十三所收集的资料，但把表传同伯希和的译文比较，没有不同矣。

3) 据加恩和波兹德涅夫列举的十一个儿子的名字中，长子仍然是车臣汗。表传里有车臣的名字，把这个车臣改为车臣汗的不是贝德里，而是波兹德涅夫，这是确切的。参见 G.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1912, p. 136, note 2.

4) 内藤虎次郎《秦边纪略、噶尔旦传》（读史丛录）二二一页。

5) Pallas, ibd. S. 40.

6) 西域图志，卷四十七、华噶尔丹、世系、绰罗斯汗、第十五世旁支条有：

墨尔根代青之子丹津。阿海。……。僧格同祖兄弟。西域同文志，卷之七，天山北路华噶尔丹人名一、绰罗斯卫拉特一里记载：

丹津。僧格同祖兄弟。墨尔根代青长子。阿海。僧格同祖兄

弟。墨尔根代青次子。

巴德里划的系谱G里作为噶尔丹从兄弟，有一个人的名字标错了。参见Pelliot, ibd Tableau 1. Genealogie des Dönböt et des Dzoungar.

7/矢野仁一：近代支那史，七二页。藩P要略的一个问题无疑是在卷之九厄鲁特要略一、康熙二十一年条记载有噶尔丹派遣“弟罕都阿拉布坦”去攻额尔齐尼兹（エルデニツ）Pelliot ibt. Tableau 1.

8/ Baddeley ibd Genealogical Table G. note.

9)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喀尔喀奇々里克盟游牧所在的〔附额鲁特P二族〕〔额鲁特族〕条里有準噶尔祖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九世孙丹济拉。父温春台吉。噶尔丹弟也。与兄同游牧阿尔泰。早卒。巴德里根据蒙古史料指出，尽管早卒也活到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参见 ibd, Vol. II, p. 176 几。藩P要略卷之九、康熙二十一年条里，还记有温春台吉遣使入贡，这一事实与巴德里之说一致。

10) 蒙古游牧记，卷十二，青海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青海鲜罗斯P〕条里：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平。遣使招抚青海。时卓特巴图尔卒。子色布腾札勒幼。不获。徙和硕特诸台吉至。四十二年来朝。封多罗贝勒。雍正元年。……晋封多罗郡王。……三年授扎萨克。子卓凌（阿）喇布坦。孙索诺木多尔济。相继袭。乾隆二十三年卒。索诺木多尔济卒。无嗣。诏以色布腾札勒次子卓凌图勒木之子色布腾多尔济袭。其原注里有卓木伯勒之祖□达哩为巴图尔台吉季子。从兄卓特巴巴图尔。徙牧青海。□里缺的字无疑是班。西域同文志卷之七里达尔玛项里注释：僧格之弟。别有班达里。为青海分支祖。详见后边青海条。兹不叙入而班达里情况却没有。表传卷之八十一里记载了卓木伯勒承袭了绝嗣的色布腾札勒遗裔的扎萨克，但他祖父班达里移牧青海之事却

没有记载。蒙古游牧记里所说的情况大概是可信的。我在前文里根据巴德里书里引证的波兹德涅夫的说明，推论了班达里移居青海，就是因为没注意到游牧记里的事。

11) Pallas, ibd. 5, 40.

12) 冯秉正的书，荷尔德的书说都说噶尔丹是僧格的同母弟。见下节。

二、噶尔丹译台吉

朔漠方略卷之一，康熙十六年六月丁未的厄鲁特台吉噶尔丹初入表奉贡条里叙述了噶尔丹袭位的情况：

噶尔丹之父曰和多和亲。自号巴图尔译台吉。驻牧北方阿尔泰地，是之谓北厄鲁特。和多和亲死，子僧格嗣。噶尔丹为僧格同母弟。时尚幼，弃家投达赖喇嘛，习沙门法。未几，其异母兄卓臣及巴图尔，以事属产故，与僧格有隙，乘夜杀之。下内大乱。达赖喇嘛遣噶尔丹归统其众。噶尔丹性既狡黠，且险很好斗，外假达赖喇嘛为援，内结其父兄臣民，藉名报仇，杀卓臣巴图尔，

遂自袭为台吉，肆其兇锋。稍蚕食西北诸下，渐至猖獗。初随小台吉附贡而已。至是奉表入贡，上命优赏之。

藩下要略卷之九，厄鲁特要略一，康熙十三年条下记述的噶尔丹承袭情况是方略的节录。划旁线的下分被改为“执斗匪戕之。卓特巴巴图尔与弟卓哩克图相，齐奔青海”。订正了方略的訛漏。^①（班达里移牧青海也在这个时候）。噶尔丹“袭杀其妻阿努（阿奴）的祖父西套的鄂齐尔图汗，想遣使献俘虏与战利品于清庭”，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的事，因此他的异母兄卓臣、卓特巴巴图尔报了仇，成为所下之长，应该是在那之前的事。不过把这说成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事是大成问题的。如此说来，如根据后述的帕拉斯的记载，“1673年噶尔丹讨伐其叔父楚库尔（楚琥尔乌巴什），一败涂地”，这无疑意味着他报了兄仇后急于乘势统一準噶尔，而失败了。我想，噶尔丹袭位是在僧格被杀的

1671年(康熙十年)以后、1673年(康熙十二年)以前,大概是在1672年(康熙十一年)。果真如此,要略为何把这记为康熙十三年(1674年)呢。

要略记载康熙帝不肯接受噶尔丹奉献的鄂齐图汗的弓矢等物。记述了退却之事后又附道:

初顾实汗卒。鄂齐尔图嗣。为卫拉特首。噶尔丹既战鄂尔斯图。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脅诸卫拉特奉其令。

噶尔丹接受达赖喇嘛授与的博硕克图汗的汗号后入贡,据方略记载是康熙十八年九月戊戌的事。对此康熙十六年条里记载显然有误。无论如何,事实是用青海厄鲁特(和硕特)的顾实汗名义取代了四卫拉特(诸卫拉特),即和硕特下、準噶尔(绰罗斯)下、与共同族的杜尔伯特下、土尔扈特下等西下蒙古族,即取代了所谓全体喀尔马克族首领鄂齐尔图的噶尔丹,当然应该称为汗,谬误可能来自这种想法。藩下要略,康熙十三年成问题的记载前有这样一节:

是岁。杜尔伯特台吉额勒敦噶木布从鄂齐尔特使入贡。自称阿勒达尔泰什族。

这种记载本来是在康熙十六年条里出现过的。

準噶尔台吉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战鄂齐尔图。破其下。这种记载必须继续下去,因此就随便说了在年代上不清楚的噶尔丹袭位之事。

还有,如据噶尔旦传,在巴图尔琿台吉长子車臣(集贝)之外,“还有个同名(七清)的人是他的弟,从尔是噶尔丹叔父。兄車臣死后僧格代之称为黄台吉,其时势强,“自袭黄台吉,不久僧格被杀。其众被併,释黄台吉号称汗。由僧格妻阿奴报告,噶尔丹闻知此事,急速归国,伐車臣汗,统一了阿尔泰地方”。^③此处車臣汗不外是鄂齐尔图。車臣汗,恰巧两者同名,因而把对异君兄車臣的复仇战与鄂齐尔图汗被袭杀事件混同了。

另方石，根据帕拉斯，“僧格1665年（康熙四年）嗣父位。他1667年（康熙六年）去叶尼塞河，伐蒙古族的罗赞汗（罗卜芒台吉额琳沁，所谓阿勒滕汗，实为一人）^④，同年围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1671年（康熙十年）一月，被争属产的弟車臣和巴图尔所杀。不过，他们的计划落空了。这就是说，受僧侣阶级的挑唆，为了贵族的利益而遭到废黜和杀害。其结果是，成为喇嘛并被称为噶尔丹呼图克图的僧格次弟噶尔丹被选为準噶尔下长，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承认。即位后立即娶其兄妻，鄂齐尔图汗之女阿奴达拉为妻。入僧籍且好斗的噶尔丹1673年（康熙十二年）首先伐叔父楚库尔（楚琥尔乌巴什）大败，投奔其岳父鄂齐尔图汗。然而在1676年（康熙十二年）噶尔丹几乎在同一时间袭击鄂齐尔图汗和楚库尔，捕获楚库尔，杀楚库尔之子巴噶班第。当时十三岁的楚库尔之孙罕都台吉逃往西芒，后来1684年得到清朝的保护。由于这次的成功——鄂齐尔图也死了——噶尔丹势力顿时大增。同年自袭琿台吉号”。^⑤鄂齐尔图汗被噶尔丹袭杀这众所周知的事实，唯有帕拉斯不知道，他的记述极不全石。巴·德星也指出了这点。^⑥所以，特别是谈到与楚库尔之争，把西套说成是鄂齐尔图汗的驻牧地也都有错误。关于噶尔丹袭位前后的情况，清朝方石史料，特别是藩下要略的记载不能不承认大体上是正确的，从中是能得到要领的。只是清朝方石史料，几乎都缺少年代，既然没有别反证材料，不用说帕拉斯所传的年代是有很价值的。

这里既然正遇到没有反证材料，那么噶尔丹从1676年灭鄂齐尔图汗开始称琿台吉的一段，只好作悬案。前文对1674—75年（康熙十三—十四年）以后噶尔丹称琿台吉后遣使去俄罗斯这一加恩之说是存疑的。现据帕拉斯所传，加恩之说是基于确切的事实的。与其说噶尔丹称琿台吉，一定是在伐其叔父楚库尔大败，利用岳父势力赖以再起后的1673—74年，不如说是在噶尔丹对其异母兄車臣及卓特巴巴图尔报了仇，开始成为新下长的1672年，

不是更适当些吗？1673—74年成为往俄国派遣使者的噶尔玛克族商成的，就其名字看，是噶尔丹、阿拉布脱尔（Galdan, Ar-abtor）中的噶尔丹，加恩怀疑是别人。连碑台吉称号都没见到，就强调自己上述见解，是遗憾的。然而，这个人不过是噶尔丹本人而已，而阿拉布脱尔一定是噶尔丹兄僧格之长子策妄阿拉布坦，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无论如何，策妄阿拉布坦是后来与噶尔丹分别，入侵蒙古后以伊犁为根据地，成为一大敌国。但在噶尔丹袭击鄂齐尔图汗时传说他和二弟一起参加了，当初是同叔父一起行动的。这是确实的。

关于噶尔丹袭位前后情况的文献，就其性质说大体是根本史料中所列举过的，尤其是收在冯秉正和荷尔德本中的张诚的报告，只是冯秉正的小记载说：“巴图尔指定长子僧格为继承人，僧格同母弟噶尔丹幼年出家了，达赖喇嘛允许他修业出走。在出发之前，他与异母兄弟车臣、巴图尔相争，被僧格劝阻。在那里他埋怨^{由于共兄}共兄被杀而下内大乱。达赖喇嘛闻知此事，要他立即回国。噶尔丹回国后，吹嘘他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因而集有众望，击斃了车臣、巴图尔，自称台吉。”^⑬这与人们预期的相反，不仅完全不能任用，而且没有包括能补充清朝史料和帕拉斯记述的任何事实。与此相反，张诚的记述里倒有能补足清朝史料和帕拉斯记述的事实。他写道：“巴图尔死后，长子温春嗣继。次子僧格将兄谋杀，夺得他的地位和妻妾，由于事情败露，被温春同母之子所杀。巴图尔的第三子与僧格一母所生的噶尔丹，幼年出家当了喇嘛，靠达赖喇嘛培育起来。后来他被派到鄂齐尔图七清汗的幕廷来，取得了后者的信任。闻知僧格被杀后，达赖喇嘛答应了他还俗的要求。他率领兄之归降臣民及鄂齐尔图之下众报了兄之仇，娶鄂齐尔图之女的兄妻^⑭。这样以来，噶尔丹的势力一天天增大起来，不久就剑锋指向他的大恩人、岳父鄂齐尔图汗。噶尔丹亲率军队侵入鄂齐尔图的游牧地，在称为基扎尔泊（斋桑湖的别名，突

陈称为富里木湖)⁽¹⁴⁾的大湖附近发动干戈，终于擒杀其岳父，夺得霸权。⁽¹⁵⁾这就是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有关鄂齐尔图被杀事件的叙述大体是正确的。只是叙述僧格谋杀温春这一大段不过是空想的故事而已。噶尔丹由西庄返回后，作为喇嘛寄留在鄂齐尔图汗幕庭的一段，恐怕是把温春与鄂齐尔图混淆了，是任意伪造温春被僧格谋杀的故事的结果，为了后语能述前言不得不把温春改为鄂齐尔图了。1667年（康熙六年）僧格伐蒙古罗贤时，温春在军中，噶尔丹从西庄归来后初期曾与温春同牧，杀鄂齐尔图汗时温春也和噶尔丹一起参与行的，如此等等，喀尔玛克蒙古史料都有所记载。温春至少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还活着。这在清朝记录里有确凿的证据。⁽¹⁶⁾噶尔旦传里的七清汗是鄂齐尔图汗与噶尔丹丹母兄事臣的混同，这在前已经讲过。噶尔丹激战后执捕鄂齐尔图汗情形的叙述下分⁽¹⁷⁾与温科夫斯基描写的噶尔丹与鄂齐尔图汗激战情形相近似。⁽¹⁸⁾很明显，这决不是噶尔丹对车臣、巴图尔的复仇战。⁽¹⁹⁾

注：

- 1) 卓特巴巴图尔、卓哩克图和硕齐逃到青海，在蒙古游牧记卷十二、青海额鲁牧蒙古游牧所在地。（青海绰罗斯汗）（南右翼头方）及（北中旗）条都有记载。
- 2) 十朝东华录、康录十九、康熙十六年五月甲午条。
- 3) 前引读史丛录，220-222页。认为方略和要略把车臣和七清传错了，内藤博士不过是误解而已。
- 4) 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27页。关于楚库尔之子巴噶班第参加了这次征伐之事，该年云使僧格幕庭的俄国人库尔温斯基的报告里有记载。
- 5) Pallas, ibd. S. 40. 噶尔丹进入佛门被称为呼图克图的事，只有帕拉斯记载了。然十七世纪前半叶据说喀尔玛克族开始信喇嘛教的黄教，每个台吉都要把一个儿子送入佛门。鄂齐尔图的

第三子被称为伊拉古克三班第呼图克图、楚琥尔乌巴什被称为罗卜土呼图克图的事，藩下要略卷之九，顺治三年条里有记载和说明：“呼图克图是僧号，为僧者之尊贵称呼”。噶尔丹被称为呼图克图的事实无疑是存在的。

6) Baddeley, *ibid.* Vol. 11. p. 191, n. 1

7) 关于与楚库尔之争，在清朝方石藩下要略卷之九，康熙十七年条里道：“噶尔丹以私憾，袭杀巴噶班第。执楚琥尔乌巴什。及罗卜土额琳沁等禁之。巴噶班第子罕都。为和罗理甥。时年十有三。其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携之逃。以兵四百掠乌喇特户畜。云々方略之一，康熙十八年十月壬申条里，楚琥尔乌巴什作楚虎尔吴巴锡，传述了其下属厄尔德尼和硕齐等人的情况。鄂齐尔图汗下残众一起逃往中国边境，帕拉斯认为记载是正确的。

8) 拙文“西套厄鲁特的起源”（神田博七还历纪念玄诺学论集，一九五七）。

9) 拙文“噶尔丹传来改”（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四七〇页，注）

10) G.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p. 137, note 4.

11) 同上

12) M. Courant, *L'Asie centrale*, p. 64. 据库兰特（クーラン）说法看来，策妄阿拉布坦与叔父噶丹对立是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杀其弟之后的事。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冯秉正本里林为次年。可是，矢野博士说：“僧格次子索诺木阿拉布坦被杀，长子策妄阿拉布坦深恨对他的虐待，率僧格旧臣和旧众移居伊犁北边的阿拉套山南博罗塔拉，到达时间不详，不过西历1679年时已经居住在那里了”。他认为：“大概是噶尔丹为额鲁特之最后不久的事”。（近代支那史，72页）。博士对1676年袭杀鄂齐尔图汗时策妄徒军的事实不知道，因此认为是（杀车臣）

“成为额鲁特之长后不久之事”。然而冯秉正写道：1688年远征鄂毕河（可能是唐努乌梁海）时第蒙诺木阿拉布坦与策妄均在阵中。如果1679年已经多博罗塔拉的根据是确凿的，冯氏就不得不修改看法。巴尔托里德说策妄阿拉布坦因与噶尔丹不和，出走吐鲁番是在1678年，这也是根据不正确。见 V. V. Bartold, *Four Studies on Central Asia*, p. 161.

13/ de maila, *Histoire general de la chine*, tome XIII, p. 78-80.

14/拙文“西套厄鲁特的起源”（神田博士还历纪念论丛，658页）。

15/帕拉斯和張诚都说僧格的寡归，再嫁给噶尔丹的阿奴达拉是鄂齐尔图汗之女。而藩卫要略卷之九，康熙十五年条则说阿努（阿奴）是鄂齐尔图汗的孙女。十一朝东华录，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巳条载有罗卜芒滚布阿拉布坦的奏言，我孀阿奴乃噶尔丹之妻，据此看，说她是孙女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毕竟，罗卜芒滚布阿拉布坦是鄂齐尔图之孙。见 Pelliot, *ibid.*

Tableau II.

16/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chine*, t. IV, p. 40-42.

17/ Badddeley, *ibid*, Vol. II, p. 177, note. 噶尔丹与温春同牧之事，据前节注九引用的蒙古游牧记的记载是可以确定的。关于温春生存的年代也可参照同注。

18/ 读史丛录，222页。

19/ “西套厄鲁特的起源”（神田论丛，六五八页）。

20/ 这次战争正如帕拉斯所传，是1676年的事吗，还是第二年呢，事实上不太清楚。参照“西套厄鲁特的起源”注②。不过文中1576年是1676年之误。据温科夫斯基记述（参照前论文），噶尔丹与鄂齐尔图汗之争“延续了五年之久”。如果这是事实，噶尔丹被楚库尔打败而依赖鄂齐尔图汗后不久，就与他发生不和了。

还有冯秉正说：罗卜芝汗利用这次战事，袭击噶尔丹的幕廷，杀了丹津、阿海两个弟女（实际是从兄弟），后来这成了噶尔丹入侵喀尔喀的理由（*Histoire genesale*, p. 40）。只是东华录，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条记有：土谢图汗和鄂齐尔图汗对噶尔丹进行夹击，真相不明。

三、噶尔丹汗

据秦边纪略梁份记述，噶尔丹深得达赖喇嘛信任，老早就自充喇嘛教黄教护法者，在成功地统一了准噶尔王国，尤其是攻破鄂齐尔图汗（七清汗）和成为准噶尔霸主之后有了恢复成吉思汗旧业的野心^①。梁份对清朝不满，对噶尔丹很同情，因而他的说法能相信到什么程度是有疑问的。只是他与五世达赖喇嘛的握实权者桑结有深交，得到他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事。生来的野心家噶尔丹利用这种关系，想建设喇嘛教——准噶尔世界帝国是不难想像的。科兰特认为，噶尔丹本来对俄国人，哈萨克族等很熟悉，又是在安界各地大另喇嘛朝圣者年々集聚的圣地拉萨修业的，他对当时的安界形势无疑是有相当认识和准备的^②。噶尔丹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从他作为蒙古族，否，游牧民族的首领而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来看，这种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根沅看，噶尔丹袭杀鄂齐尔图汗，擒杀叔父楚库尔父子后又追赶其众至甘肃边境^③，1678年（康熙十七年）入侵青海不果，中途回师返迁。这些事在朔漠方略卷之一，康熙十八年八月己丑，将军张勇奏报噶尔丹与之通使的一条里均有记载。藩下要略卷之九，康熙十七年条里记道：

西套诸台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等。为防禦计。上闻之。

谕靖逆将军张勇曰。噶尔丹侵青海。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往。则听之。若欲经大革滩。则令坚立仪约。勿扰内地。

继续写道：

哥噶尔丹以从者异志。且距青海远。行十一日。撤兵归。遣书张勇。诡称其祖多克辛诺颜。偕顾实汗取青海。和硕特独据之。欲往索。以将军所辖地。故不果。

这是方略记事的省略，而且据“去年欲举兵侵西（二）青海未看不过是到与张勇通使为止一段移到康熙十七年条而已。我祖多克辛诺颜的多克辛是噶尔丹祖父呼达该图哈喇呼勒的别名（或者称号）的译音。1636年（崇德元年），巴图尔等人曾与顾实汗共同征服青海，确有其事。这是误以为其祖父，并不是诡称。而且，靖逆将军张勇当时驻屯甘州，警戒反将吴三桂与青海和硕特王的策应。故噶尔丹的话未必是遁辞。不过，库兰特只想到噶尔丹入侵青海，他的理由据说是，清朝方百有着严重的戒备态势，此外，桑结为在青海和西藏都有势力的和硕特王做了周旋，噶尔丹被授予博硕克图（卜失克兔）的汗号，说明他接纳了桑结的斡旋^④。或者正如库兰特说的那样也未可知。

然而他叙述道，为了巩固立脚点，噶尔丹起初征服了吐鲁番、哈密后，他才开始打称入侵青海。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噶尔丹企图远征青海，正如起初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大约是这年二月——的事。攻陷吐鲁番，哈密无疑是在翌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天的事，这1679年（康熙十八年）的事件是帕拉斯传说的，而朔漠方略卷之一，康熙十八年七月甲辰条则记载有：

张勇疏言。准提督孙思克移咨云。通丁白金印报称。噶尔丹委其属下阿尔达尔和硕齐等三头目。领兵三万将侵土尔番。前哨已至哈密。达赖台等现差古禄等率百人前赴哈密查侦。八月丁丑条也记载了张勇的奏言：

噶尔丹。……去年举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今夏又两次。至缠头回子之地而还。这也得到了证实。噶尔丹传里写道：是对。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烽起。噶尔丹请所向。达赖喇